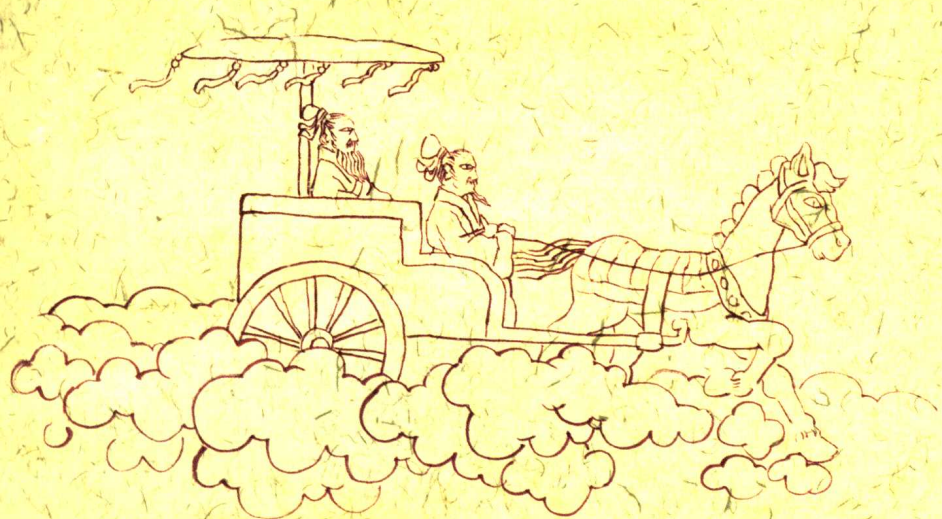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孔子西游记

中西人格研究方法之比较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张 平 著

孔子西游记

中西人格研究方法之比较

张 平 著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孔子西游记
——中西人格研究方法之比较
张 平 著
责任编辑 胡新群

出版发行：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
(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, 邮政编码: 210009)
经 销：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
印 刷：淮 阴 新 华 印 刷 厂
(淮阴市淮海北路 44 号, 邮政编码: 223001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32 500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200 册

ISBN 7—5343—3271—0

G · 2977 定价：7.10 元

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独 白	谓人最灵智 独复不如兹·····	1
第一日	玩偶之家与万物之灵····· ——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人格观	3
第二日	“绿肥红瘦”畅想曲 ····· ——谢尔顿的体型人格观	18
第三日	失而复得的人 ····· —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观	33
第四日	塔楼里飘出的故事 ····· ——荣格的无意识人格观	57
第五日	跛腿神与痼疾者 ····· ——阿德勒的生活风格人格观	82
第六日	爱笼的鸟儿恋家的人 ····· ——弗洛姆的社会-文化人格观	95
第七日	成长的心····· ——奥尔伯特的成长人格观	110

第八日	对无限的追求.....	121
	——马斯洛的人本主义人格观	
第九日	荒漠中的追寻.....	131
	——罗洛·梅的存在主义人格观	
第十日	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.....	151
	——对人格的总体思考	
余音	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.....	166
后记		167

独 白

谓人最灵智 独复不如兹

德国人卡尔·雅斯贝尔斯说：“作为一个人，就是去成为一个人。”这话重复了我在《论语》时代说过的，要成为一个仁的意思，至少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几千年以来，无论东方人，还是西方人，无论是上帝造就的人，还是黄帝造就的人，没有一刻停止做人的努力，也没有一刻停止对人的思考。原因很简单，生命赋予人，只能一次。生命又赋予了人以灵智，可以“谓人最灵智”的灵智。唯有灵与肉的真实结合，才算走上了人生舞台。也唯有灵与肉的和谐统一，才能跳出最美的生命之舞。

我曾很自信地说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但我现在已经不敢再说这话了。时间隧道把我带到了20世纪的今天，这已不是《论语》可以说清道明的年代，因为人与生命都发生了日历所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的变化——人有了新的舞台，有了新的格调。一曲高山流水已成千古绝唱，而新的赋格谱写出新的人之曲；生命也找到了新的空间，不再是神秘玄想的对象，而是生态平衡中的一个动物伙伴。然而，生命依然如旧，不会像草木那样岁岁枯荣。既然生命只有不容协商的一次，那么，为什么人能永立三才中呢？我又想到了陶渊明，他说：“人为三才中，岂不以我故？”我又想到了笛卡尔，他说：

“我思故我在。”我，是谁？20 世纪今天的我，又是谁？我只有重新玩味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“从心所欲”的我了。这个沉睡后苏醒般的想法，也许是在辩日时那两个小儿给我的启示，也许是某个东方或西方的神启。而最好的启示，还是人本身。

于是，我决定再次出游，到大洋的彼岸，一个象征现代文明的国家——美国，考察对人的最新解释，以完善我的思考。请时间老人那穿透永恒、永驻人间的本领帮助我完成一次蒙太奇式的游历——思想的游历、精神的游历、心灵的游历。

第一日

玩偶之家与万物之灵

——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人格观

一个多世纪前，西方人拉美特利写出一个公式：“人是机器。”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，西方人斯金纳又说出一句名言：“超越自由与尊严。”于是，生命不再具有多情的诗意，生命已同玩偶，它是一种钟表般的机械。

从东方，从远古，飘来了一片对立的思绪：人，万物之灵，惟人才具心灵。生命中充满轻灵翔动或凝重峙岳的精神。

这是两片不同色彩的思绪，不同基调的心曲。

孔丘：很高兴能认识您，奥尔伯特先生。当我在时间老人的陪伴下，踏上贵国的土地，我一下子感到，这里的文化，这里的空气，这里的人都不同于我的家乡。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礼仪之邦，我一向都为我的家乡骄傲。但时间老人把我带入了现代文明，且不说令人头晕目眩的物质发达，只说几千年沉淀在人脑中的文化思想，也已今不是昔了。人，早已脱离了蛮荒时代，洪水猛兽已非人之对手。但我总有种感觉，人恐怕要对自己重新加以认识，才能继续驾驭文明。所以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千里迢迢来到大洋的此岸，想和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的西方人聊聊现代人的境况。

奥尔伯特：承蒙抬爱。能和您在一起谈论，无论是什么话题，哪怕是些生活琐事，都能让人学到不少道理。我是位人格心理学研究者，对东方文化一直心向往之。好在我们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，上帝给了我们同样的肉身，我们都有同样的资格来谈谈人。我想，生命与人不是一码事。有生命者未必成人。人最重要的，还是他的心灵，他的人格。

孔丘：您说得对。一个人立于天地间，其实是他的精神立于天地间。我一直在思考人，企盼有一天能真正了解他。所以我想向您请教有关人格的问题。

奥尔伯特：岂敢岂敢。咱们还是聊聊最好。谈起人格，我倒想到一个人，此人是美国的心理学家，名叫伯尔哈斯·富·斯金纳。他是红极一时的人物，因为他经营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曾红极一时。

孔丘：行为主义心理学？这是个极有现代气息的名词，也极有西餐风味。

奥尔伯特：这东西确是一道典型的西餐。他的菜谱上很清楚地写明了：此菜由美国人华生发明。

孔丘：华生？难道行为主义心理学又和福尔摩斯有关？

奥尔伯特：此华生非彼华生也。他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。要说他和谁有关，法国人笛卡尔和拉美特利与他关系更密切，他们在思想上是近亲。

孔丘：那么，斯金纳是华生的衣钵传人了？

奥尔伯特：可以这么说吧。华生是行为主义的开山祖师，他属于本世纪初的人物。他是位典型的美国人：风趣、幽默、好动、实用却又想法简单。正因如此，笛卡尔和拉美特利的思想便很容易和他一拍即合。

孔丘：笛卡尔就是那个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笛卡尔吧？拉美特利倒有些耳生。

奥尔伯特：拉美特利和笛卡尔都是属于机械主义时代的人，不过后者是前者的老师。机械主义是 17 世纪在西方兴起的，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。在那个机械独领风骚的年代，笛卡尔把人也归入了机械一类。这个想法的好处，是把人的皮肤至皮肤以下的玩艺儿公开化，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。它的副作用，便是 1748 年拉美特利狂妄的预言：“让我们大胆地断言，人是机器。”

孔丘：这个预言显得挺有勇气和胆略，也够骇人的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无论是保守的人，还是激进的人，无论是胆小谨慎的人，还是胆大妄为的人，用你们的话来讲，无论是属于鸽派的人，还是属于鹰派的人，都没有想到这一预言，恐怕连闪念一般的想法都没有。

奥尔伯特：这种想法在西方影响甚大，它为西方带来了两种影响至今的东西：一是高度发达的工业，一是高度发达的管理。后者直接来自行为主义心理学。

孔丘：请问，该如何理解“人是机器”呢？

奥尔伯特：笛卡尔对“笑”下的定义最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是机器。他说：“笑是这样发生的：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，造成肺部突然膨胀，反复多次地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，由此产生了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嗓音；同时，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，一边运动了横膈膜、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，并由此再使与之相联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。就是这种脸部动作，再加上前述的响亮而含混的嗓音，便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。”您瞧，机械主义者视人为机械，是多么严肃的科学态度！他们并不是开玩笑或是打比方。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样如此，认为人只有行为没有意识，人是个“无脑儿”。出于维护自尊，人们把行为主义斥之“砖石瓦块”心理学。后来，华生也出于对自己大脑的尊重和对事实的畏惧，把语言引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。斯金纳，作为这一思想阵营中的后起之秀，出于担心行为主义走入死胡同，

或成为人类灵魂的合法刽子手，对行为主义作了大胆但又没有违背其宗旨的手术。他的人格思想，便也来自于此。

孔丘：斯金纳的手术是否给行为主义本身带来新生命呢？

奥尔伯特：当然。行为主义心理学事实上被斯金纳挽救了，所以能红极一时。这里自然还有现代人总是希望头脑简单一些、四肢发达一些的怪癖在“作祟”。斯金纳把行为主义引上了较为合理的道路，虽然其宗旨并无多大的变化。因为斯金纳也同样主张“人是机器”，人的行为决定了人的一切，犹如机器的运行一样，有什么样的运动，就产生什么样的精神产品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——环境。套用笛卡尔的一句名言：我行故我在（笛卡尔说：我思故我在）。

孔丘：这使我想到一出剧：《玩偶之家》，如果用这个名字来形容行为主义我想也不过分吧。

奥尔伯特：有那么个意思。但行为主义没有把人当作玩偶在那儿玩，而是想把人的行为当作一条能看透心灵的捷径，只是这条“通幽处”的捷径不免流于简单化、机械化了。而且行为主义的研究媒体主要又是动物，像老鼠、鸽子等等。有个幽默挺能说明这点的：据说拿破仑当年在远征埃及时，只发出了一道命令：“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的中间。”

孔丘：但愿斯金纳没有这么浮浅。

奥尔伯特：说浮浅言重了。任何一种学术思想都有他存在的价值，就像工具一样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信息时代的工具都各有价值，您总不能说计算机就一定比石斧更有价值，因为石斧虽然淘汰了，但研究的价值还在，否则考古学就不会出现了。何况斯金纳的理论到现在仍有其闪光之处。

孔丘：那么我们言归正传吧。

奥尔伯特：首先我得说明一下，斯金纳的人格研究颇似音乐中的“三无音乐”，或像“自然音响还原音乐”。除了他的理论有主题之

外,基本没有什么旋律,也没有什么调性,只讲“技法”。

孔丘:这倒非常奇妙。我国古乐很追求旋律和调性,否则我当初就不会求教于师襄而乐不思肉味了。

奥尔伯特:西方人也追求旋律和调性,我说的只是一种比喻。斯金纳的理论倾向是客观的、还原的,他的几个主要概念我们必须清楚,像强化、操作、塑造、刺激等,您听上去可能很不顺耳,仿佛在和一位自然科学家打交道。

孔丘:的确如此。这些概念于你们西人来说可能易于接受,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就不那么易于理解了。

奥尔伯特:是这样,所以我想先从这些硬梆梆的名词入手,这样我们也许能顺利地谈下去。斯金纳的研究是先从动物入手的,他的“斯金纳箱”在西方学术界名闻遐迩。实际上很简单,斯金纳把一只老鼠放在一只特殊的箱内,故意让它饿得难受。老鼠饥不可耐便躁动不安,四处乱抓,偶一碰巧,取得了食物,欢喜异常,反复多次,老鼠心有所悟,便施展同样手段填饱肚子。这里面已出现了两种情形:刺激和反应,而两者的桥梁就是强化。

孔丘:噢,可怜的小老鼠!我好像也明白点儿了,这种实验大概就是想让老鼠形成一种固定的明确的行为——弄到吃的,反复多次老鼠便揣摩到一些要领,然后便让自己的反应能有点甜头尝尝,马戏团玩马戏很像这样的情形。于是猴子骑车、狗熊作揖、大象跳舞、斯金纳的老鼠寻食,这些动物的行为便都会如愿出现。

奥尔伯特:这种理解是对的,但斯金纳可不是马戏团的领班,他不是表演马戏哗众取宠,而是以此为为契机,或以此作为其研究方法的出发点,试图来说明人格是什么,其结构或本质是什么。从总体上来说,他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“空洞机体”为特征的方法,把人同动物放在同一起跑线上,然后再慢慢透视到更复杂的人格问题上。他自己在1974年曾直率地说:“通过直接寻求生理的前因,同时回避中介的情感或心理状态,就能避免各种心灵

主义的问题。”所谓“心灵主义”，指的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的内省心理学思想。尽管冯特是心理学的开山祖师，但他以内省为主的心理研究方法越来越被人们轻视甚至厌弃。

孔丘：我想插问一句，您提及的冯特用内省来研究心理状态，从字面上看，好像很合我们中国人历来对内心状态的研究所持的态度。我很主张克己内省，我国的其他一些贤人智士也很欣赏内省，墨子讲不修行而见毁，孟子讲反求诸己，宋明的理学家们更讲推陈主静、主敬存养、集义养气、主敬省察、切己自反、静处体悟，这些说法万变不离其宗：自省、内察、体悟。我们之所以讲究这些，是因为只有心灵才能剖析心灵，而且只有自己的心灵才能感觉到真实的内在的活动，这于人格养成极有益处。您说斯金纳反对冯特的内省，这恐怕不太合心学之道吧？

奥尔伯特：斯金纳的异议固然失之偏颇，但冯特的内省恐怕和你们所说的也不太一样。冯特讲内省，就是把心理状态解剖成一个个元素，像剖西瓜那样，然后再逐一品尝每块西瓜，体验每个元素，如果人都要这样去研究心理活动，人还成其为人吗？恐怕只能得到一堆支离破碎的玩艺儿了。而您所说的内省之意我想绝非如此吧？

孔丘：正是，我们不但不会把人这样活生生地给肢解开，甚至还要讲“天人合一”。我们始终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。

奥尔伯特：斯金纳既然抛弃了纯内省的研究方法，便顺理成章地采取了操作性的研究手段。他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出发，认为人格就是行为，行为就是日积月累的习惯。而习惯的产生当然与强化相依为命。前面已经提到强化，动物有甜头可尝，便强化了某种行为；人也一样，有利可图，便会趋利避害，长此以往，便牢固地出现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同时也就塑造了一个人的人格。

孔丘：斯金纳说的是否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行为方式呢？那么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又是怎样的呢？

奥尔伯特:让我先给您讲个故事。

据说有一次一位学者 H·G·韦尔斯把巴甫洛夫同肖伯纳拉扯在一起想作个学术性比较。他评价这两位人物的作用时有些不顾后果地讲,如果这两人均濒临溺死的危险,而他手头只有一个救生圈,他宁愿把救生圈扔给巴甫洛夫。此话引起了肖伯纳的不满,他反唇相讥。写了一本叫《黑人女孩寻找上帝的奇遇》的书,借黑人女孩的机智来调笑巴甫洛夫:在一片黑森林里,住着一些古代的先知和现代的“近视老头”(意指巴甫洛夫)。黑女孩在听到先知米查的喊叫后吓得魂不附体,慌忙逃到“近视老头”跟前。“近视老头”安慰她说:“你的恐惧和希望只是幻想。逃跑是条件反射。这很简单,你一直生活在有狮子的环境中,从童年起你就把叫喊声和死亡危险联系起来,因此当那个老怪物喊叫时,你便迅速跑开了。这一引人注目的发现花了我 25 年的时间,我潜心研究,割掉了无数只动物的大脑,在它们的腮上挖个孔让唾液流出。整个科学界都拜倒在我的脚下,仰慕这一伟大的成就,感谢我解决了这一人类最为重要的问题。”那女孩不以为然:“我立刻就能告诉您问题的关键。”“近视老头”很不高兴。女孩忽然问他:“您坐在什么上面?”他回答:“我当然坐在一块木头上啦。”女孩大喊一声:“错了!您坐在一条鳄鱼身上!”“近视老头”大叫一声,吓得一佛出世,二佛升天。女孩神秘地一笑,说她只是做个小实验,以证明什么是“条件反射”。

肖伯纳对巴甫洛夫的戏谑是够尖刻的了,但他至少向人们表明他非常了解所谓行为科学的那套东西,斯金纳也赞同这一点。至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确有其重要的价值,斯金纳就是在此基础上又演出了一番条件反射的行为方式,其实质是相通的。只有一点不同,巴甫洛夫的动物是被动地产生条件反射行为,一点自主权也没有;而斯金纳的动物至少还有活动的自由,是在自己不断地努力下实现条件反射的。

孔丘：既然斯金纳努力想让人格建立在行为的基础上，人格在他那里就成了外在的东西。他是不是把人格视为一个人在行动时的格式呢？皇帝一天到晚作威严状，军人整天作勇敢状，学者俨然满腹经纶，商人一副投机的样子，流氓则满脸满身的下流气，这些外显的行为表现是否就代表了一个人的真实人格呢？

奥尔伯特：在斯金纳看来可以这么说。他在提到人的行为时，曾说个人的行为可以来个自我决定。照我们的理解，自我决定当然是指人格的作用，因为人的行为就是人格的重要反映形式。但这里有个条件，行为的出现如果已经具有人格的特征，那么这种行为少不了某种强化的作用。皇帝威严是因为周围有一班整日卑躬屈膝的弄臣，军人勇敢是因为敌人的凶残，学者博学是因为他要让人不把他视为文盲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因为有了某种东西在强化行为。

孔丘：强化是否就是让行为变成一成不变的状态？好似给树不停地浇水，让它长得枝繁叶茂。对人来说，强化大概就是训练吧。

奥尔伯特：讲强化就是训练，有一定的道理，说得再文乎一点，就是教育，当然是广义上的教育。有一回，我纠正儿子进餐时的举止，花了功夫却难见成效，我对夫人说：“这种教育难道就这样没完没了？”夫人很轻松地回了我一句：“对男孩子的训练是没完没了，直到他结婚，然后由他妻子继续这项工作。”突然她冲我嚷：“噢！你嘴里含着饭的时候别说话！”

孔丘：训练人的确是桩令人困窘的事情。我虽然很鄙视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”者，但一生中我却也做了三两次有违此心的事。我一直想能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情，所以有点饥不择食，只要有人用我，我便应召。像卫灵公夫人、公山弗扰、佛肸这类人，他们向我递秋波，我也屈就。我的学生子路很生气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子路倒是一直持“吾爱吾师而尤爱真理”的高尚态度。所以我觉得，要训练出合乎原则的人格是不容易的；况且只要有所追求，人就大为

之奋斗甚至挣扎一辈子。

奥尔伯特：您的看法很有道理。斯金纳也正是看到了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问题——人的形成，所以他在提出人格即行为的基础上，又建立了一整套控制人格（即控制行为）的理论体系，并且坦率地向世人表露：在人的自由与尊严之上还有更强大的东西，它不是可怕的达摩克利斯剑，就是理性的普罗米修斯之火——要么阉割人生、人世，要么照亮人生、人世。

孔丘：您是否能详细说一下斯金纳的高见？

奥尔伯特：前面我提及训练人的问题，斯金纳用“行为科学”来施展这方面的功用，它的最关键之处在于“具有控制作用的环境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行为科学就是人格如何表现的科学，人格表现离不开环境，这在斯金纳那里就更加突出，因为“即使某人试图回避与世界的联系，以期减少周围世界对他的某些形式的控制，但实际上他仍然与世界有着交互作用。”鲁滨逊孤居小岛，最后来了个星期五与他为伴，否则他不疯也会很快去见上帝。

孔丘：中国的历代隐士也是这样，人虽隐，但其心不隐、精神不隐，至少他们会借助于名山大川与自然环境相联系，间接地也就与人间相沟通。

奥尔伯特：所以，在人格的自由程度方面，环境起了极大作用，这一点已为众人接受。斯金纳碰到的难题是，人格在成长过程中，总会被一些东西所羁绊，有的是理性的，有的是非理性的，有的可以助长人格发展（无论是健康与不健康），有的扼制人格发展。这些东西就是斯金纳所言的“强化物”。

孔丘：行为科学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？

奥尔伯特：斯金纳要解决的是怎样用恰当的“强化物”来帮助人格朝合理的方向发展。他已经看到，在现代文明世界里，有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在作怪。环境污染、人口骤增、饥饿贫困、战乱频仍、专制政治、商业投机、犯罪骚乱、道德滑坡，如此等等，都直接间

接地影响到人格。有的人可以为金钱而破坏、而杀人，有的人可以为权力而钻营、而卖命，有的人受病态人格支配而干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……设想一下，如果操纵核武器的人某天突然精神错乱，世界会成个什么样子？为了名义上的自由和尊严，人们可以不择手段，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和尊严，蹂躏他人的人格。种种迹象都因为有许多良莠混杂的东西在影响人的心态。

孔丘：人欲横流的世界的确很可怕，佛教把人和魔鬼、饿鬼、畜生、地狱同放在一起，谓之“五道”，正表明了人可以变成很恐怖的生物。我历来主张，人要成“仁”，在社会中发扬人性。斯金纳的这个观点对现代文明确有意义。

奥尔伯特：基于这一点，人格的活动范围就有了一个局限，即在什么样的天地里来完成人格的发展。笛卡尔第一个提醒人们，环境在这方面有决定作用（他是受到当时法国皇家花园的机械装置的启发而有此念头的：在皇家花园里，人不能乱走动，否则会碰上机关，出来个什么“恶鬼”吓你一跳）。斯金纳接受了这一观点，把环境凌驾于人格之上。

孔丘：那么环境是如何控制人格的呢？

奥尔伯特：强化。这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奖赏，给点正面的刺激；一条是惩处，给点颜色看看。

孔丘：我国的韩非子也持此见，他主张“是非托于赏罚，轻重决于权衡”，这样才能“使人无离法之罪，鱼无离水之祸”，从必然中获自由，从镣铐里获逍遥。

奥尔伯特：韩非子的见地已有斯金纳的影子。记得人类学家克鲁齐作了个很伤人心的比较，传统的认识是：瞧，人多像个神！可巴甫洛夫出来棒喝一声：哼，人多像条狗！其实这种自嘲的目的并非贬低人，而是力图把人拉回到地球上，别整天想着为所欲为，因为人也是生物，是同狗一样可以科学分解的东西。

孔丘：你们西方人把人一会儿捧上天，一会儿打入地，这种或妄自